

《怒》 系列长篇小说《海怒》

海怒

——我在日本黑色族群

作者与跨国犯罪
零距离
接触的记录

陈旌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目录(CIP)数据

海怒：我在日本黑色族群/陈放著.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1

ISBN 7-106-01955-0

I.海… II.陈…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101905号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邮编：100013

电话：64299917（总编室）64216278（发行部）

E-mail:jsja@netchina.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15.5

字 数/370 千 字

书 号 ISBN 7-106-01955-0/I.0394

定 价 25.80元

海 怒——我在日本黑色族群

主 · 要 · 人 · 物

- 方 文 男,中国作家,旅日访问学者
- 蒋文绍 男,日本总和研究所研究员
- 井上美惠 女,北京人,原名乔雪惠,后加入日本国籍,“福龙社”重要成员
- 张 仪 福建省厅级干部
- 张 猛 张仪胞弟,小名阿猛
- 水 猴 “福龙社”重要成员,张猛助手
- 陈三宝 台湾黑社会班主
- 王查理 香港黑社会班主
- 差 猜 泰国黑社会班主
- 李玉可 福建某地级市市长,畏罪逃往境外
- 巾尚理求 原北京某大报国际部主任,后加入日本国籍,日本某华文报纸社长
- 何志清 北京痞子,“不法滞留者”
- 木村直二 东京警视厅警视,课长辅佐,曾在北京大学留学,与张猛是同学
- 本田修身 东京警视厅警视,课长辅佐,腐败警察
- 姚秀茹 女,福建省公安厅警官
- 佐藤一郎 东京警视厅警视正,课长

海 怒——我在日本黑色族群

主 · 要 · 人 · 物

- 龚一品 医学博士,教授,医生
- 叶扁舟 龚一品夫人,医学博士生
- 戈 栈 医学博士生,杀死龚一品夫妇的凶犯
- 川口雄一 教授,日本恐怖组织“赤军”头目之一
- 丁友仁 “福龙社”成员
- 林 魁 “福龙社”副班主
- 李喃喃 女,福建人,在东京因盗窃入狱
- 格 格 女,上海人,东京新宿歌舞伎町中国小姐
- 七仙女 女,东北人,东京新宿歌舞伎町中国小姐
- 张 民 “梁园”中华料理经理,地下银行负责人
- 藤吉光鸿 国会议员,K集团幕后操纵者
- 渡边勇男 K集团理事长
- 毛 毛 井上美惠男友,后加入日本国籍
- 吉田康夫 日本“暴力团”头目,井上美惠的第一任丈夫
- 井上博文 藤吉秘书,井上美惠的第二任丈夫
- 斯坎·特普 女,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

目录

第一章

飞航班北京东京 捕蛇头中国英国

1

CA925 航班艳遇 / 三位自杀的日本作家 / 脚踝上有红痣的姑娘 / 空中看富士山 / 涩谷爱情岛 / 福建走私 / 流浪到渔村 / 阿张阿猛兄弟 / 口嚼大头针当镇静药片用 / 访问多佛港遇难者亲属 / 审讯“蛇头”陈孝空 / 欧洲最大的“蛇头”被捕

第二章

五月花黑道握手 阎王殿仇人相见

19

美籍华人李察·奈尔 / 炸弹安装完毕 / 游艇会议 / 香港O记大行动 / 泰国毒贩差猜 / “黑盟秘书长”陈三宝 / 英国蛇头约瑟 / 逼迫让出日本贩毒通道 / 索要佛头 / 第一次爆炸 / 王查理妥协 / 合法输出输入白领 / 阎王殿仇人相见 / 市长爬进木笼

第三章

行诡密日本小姐 心愤懑流浪歌手

38

全球第一城 / 东京地铁大迷宫 / 假洋鬼子 / 新宿歌舞伎町 / 华人在日本租房难 / 穿和服的日本小姐 / 东京警视厅告示 / 流浪歌手 / 中古店遇见北京痞子 / 打听个人要价 100 万日元 / 新新人类

第四章

警视厅联合行动 福龙社立体偷渡

60

推进本部紧急会议 / 本田修身训斥木村直二 / 从电影《追捕》研究嫌犯性格 / “人蛇”从船桥码头登陆 / 中国船长的口供 / 嫌疑犯自称是卧底警察 / 海陆空立体偷渡 / 不要惹起外交麻烦 / 反对木村与中国姑娘恋爱

第五章

遇美人帝国饭店 偶相识医大三雄

73

她的身影挥之不去 / 世纪大谋杀案震动日本 / 帝国饭店巧遇美人 / 款姐注资办报/初识“医大三雄” / 参观皇居

第六章

红粉阵四国相扑 黑交易十万美元

98

入境询问/“四国相扑”/ 超级机密 / 二万美元 / 本田修身泄露情报 / 史村警长饿了 / 日本赤军 / 刺身的学问 / 洗钱 / K集团线索

第七章

咖啡馆神秘消失 温泉汤硫酸毁容

111

在赤坂见附的咖啡屋/“送咖啡的人”神秘消失 / 不速之客敲门 / 男女混浴露天風呂 / “水猴”把硫酸倒在野村脸上 / 冷清客,笑杀人 / 姊妹花吊打北京痞子 / 小何扛不住,招出了我的姓名 / 退回三十万 / 此事越想越蹊跷 / 地铁列车上有人跟踪我 / 突然冲出车厢

第八章

大搜捕行动落空 小计谋脱离险境

135

3IDK / 塑胶面膜 / 担心招来警察 / 福龙社跟踪
方文 / 本田修身预言搜捕“史村警长”行动落空 /
大搜捕行动开始 / 客串翻译 / 有假结婚嫌疑的上海姑娘 / 中国女留学生被带警局审查 / 触犯《外国人管理法》 / 发现照片 / 车库盘查

第九章

靠墙根蹲成一排 摇脑袋拒绝照相

149

嫌疑者的苦恼 / 靠墙根蹲成一排 / “大风起兮云飞扬” / 拒绝照相 / 初识木村直二 / 询问阿猛照片 / 离开警局

第十章

扒金宫生财有术 情人屋爱之味素

155

相识于表参道 / “扒金宫”生财有术 / “中国小刀”落入陷阱 / 爱之味素 / 肉体盛筵 / 有缘再见，无缘陌路 / 金刀震慑八大金刚 / 背叛者站出来 / 我叛主，并没叛帮 / 水猴求情 / 班主任训示 / 家法惩处 / 死前观舞

第十一章

遭刺杀博士夫妇 掷千金大款小姐

174

紧急会见 / 博士夫妇遇刺 / 银座酒吧的秘密 / 与大款小姐谈判 / 君子协定 / 达成协议

第十二章

诵俳句声透岩石 舒广袖男扮女装

190

蝉声透岩石 / 俳句舒广袖 / 暗含杀机 / 误入龙潭
虎穴 / 查身份 / 警察又扑空 / 女子竟是男儿身 /
木村直二对方文产生怀疑

第十三章

姊妹花脱衣舞娘 孤独鬼过江猛龙

198

吃柳条拉箩筐的创作论 / 脱衣舞娘是孪生姐妹 /
半夜鬼庙见面 / 布包着的骨灰盒 / 尸骨还乡会辱
没祖宗

第十四章

锁元阳铁裆神功 断悲情家法锄奸

210

布置刺探 K 集团情报 / 高压冷水浴 / 铁裆神功 /
冥想入邪 / 烧毁废帖 / 日本刀 VS 武当剑 / 血溅
庭园 / 断剑悲情 / 畅饮花雕

第十五章

太宗寺亡魂超度 东照宫活人斗法

227

藤村新一考古造假事件 / 首相中曾根说：“教育史
上的最大失败” / 御灵前 / 警察也来了 / 上野公园
散步 / 德川幕府遗迹 / 在神祇前许愿 / 互相试探
/ 人格谋杀 / 人格防卫 / 犯罪动机 / 妈妈桑格
格和故事

第十六章

洗澡间逼供裸女 船码头挟持人质

257

女监凶杀 / 八袋海洛因 / 辨认照片 / 大井埠头 / 来自大连港的外籍货船 / 集装箱偷渡 / 六本木酒吧 / 女子短期大学中国留学生逃学 / 地下银行 / B股市场开放 / 外汇黑市 / 偷渡人蛇束手被擒 / 挟持本田修身当人质 / 水猴夜幕脱逃 / 秘书讹诈议员 / 井上美惠借车 / 营救水猴

第十七章

为赌气下嫁日本 争出头上了黑道

279

NHK 新闻 / 去伊豆 / 热海梅花 / 箱根露天風呂 / 文身女人 / 斑尾高原 / 流浪一族

第十八章

探虚实警官受贿 摸真伪秘书动枪

328

案情检讨 / 偷渡文书 / 课长指示 / 丁龙讲座 / 本田敲诈李察·奈尔 / 井上美惠复制 K 集团资料 / 秘书动枪 / 两个条件

第十九章

搬新宿天上人间 砸梁园地下银行

338

新宿是东京曼哈顿 / 日本当铺 / 汤岛圣堂 / 寂寞孔圣人 / “仁”与“义”的争论 / 《华盛顿邮报》女记者 / 食放题 / 地下银行老板卷款潜逃 / 火锅引起火灾 / 警视厅传唤 / 死讯 / 银座火并

第二十章

杀黄牛劫匪爆棚 追黑债旗兵入境

363

罗湖“爆棚” / 黑道三方联手 / 商量敲诈藤吉议员 / 摆脱跟踪 / 居酒屋见面 / 向日本赤军求援 / 借用阿布萨耶夫武装 / 亚洲旗兵出手 / 中国女警官来到东京 / 亚洲黑道大厮杀拉开序幕

第二十一章

旧寺庙佛佑征程 新干线血染归途

379

京都樱花雨 / 古都仿长安 / 二条城思古 / 佛教东传 / 醉卧艺妓馆 / 参拜唐招提寺 / 鉴真东渡 / 万国之都神户 / 梦幻经济 / 大阪电影主题公园 / 海洋馆水底世界 / 子弹射穿后窗 / 她的第一任丈夫杀死第二任丈夫 / 剑客对刀客 / 血染车厢

第二十二章

女体盛秀色可餐 筷子功君子赌命

415

训斥手下无能 / 两单生意一件事 / 挖出井上博文的心脏 / 茶道杀机 / 赌马 / 前夫来电话 / 赴约 / 钢条变面条 / 樱桃赌命

第二十三章

遭非难朋友反目 遇危机要事相托

436

报纸惹了麻烦 / 暴力团伙找上门来 / 朋友翻脸 / 大水冲龙王庙 / 咖啡店见面 / K集团资料盘

第二十四章

断手指赎子遭拒 歃血盟化敌为友

454

本田修身发现水猴踪影 / 床垫下大变活人 / 背叛
原由 / 枪口下的勒索 / 暗器杀人 / 两死一伤 /
恳求前妻出面教子 / 歃血为盟

第二十五章

母子会枪林弹雨 朋友情携手御敌

462

交换人质 / 儿子腰缠炸弹 / 神鞭抽掉手机 / 张猛
冲出掩体救回井上美惠 / 母子会 / 肩扛导弹击中
三菱越野车 / 东京警视厅包围现场 / 医院诀别 /
我被张猛绑架 / 临海饭店升起人肉焰火

第二十六章

彩舍利从何而来 白骨灰互相吸引

474

骨灰里出现舍利子 / 骨灰互相吸引 / 骨灰难以分
开 / 把儿子送到中国读书 / 反全球化运动的第一个
烈士 / 川口教授自杀

跋：百步之内必有芳草 481

第一章

飞航班北京东京 捕蛇头中国英国

CA925 航班艳遇——三位自杀的日本作家——脚踝上有红痣的姑娘——空中看富士山——涩谷爱情岛——福建走私——流浪到渔村——阿张阿猛兄弟——口嚼大头针当镇静药片用——访问多佛港遇难者亲属——审讯“蛇头”陈孝空——欧洲最大的“蛇头”被捕

—

远行的人都期盼在行程中能碰到奇遇，如果是艳遇那就更好。寂寞一人行，在去异国他乡的路上更加感到孤独和无助。登上由北京飞往东京的中国 CA925 航班飞机，我与其他旅客一样，找到指定的座位坐好。没有人明白我心中的期待。我也不知道其他那些穿西装打领带的旅客想些什么。可能就是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会被他人看透，人类文明与社会秩序才能在模糊与猜想中建构起来吧？上帝在造人时，没有给我们安装能看穿他人的软件程序，在是对人类很大的恩惠。倘若彼此一眼便能洞穿对方，人类还能和平相处吗？凑到一起还有意思吗？

商务舱大部分座位空着，只有一个五人组成的政府访日代表团。承蒙团长的帮助，把我的书箱与他们的外交行李混在一起托运，我才省下一笔将近两千元人民币的行李超重费。我这次赴

日讲学和作课题研究，在日本要住上一年，携带的书和文稿压缩了又压缩，还是装满了最大的箱子，超重了 60 公斤。郭团长很年轻，只有三十几岁。他请我到商务舱和他一起坐。已经麻烦了他一次，不好意思再借他的光，我说了声，“谢谢，你已经帮了大忙。出门带书真是累赘。太感谢了。”回到经济舱。经济舱也空了三分之二的座位。起飞后不到十分钟，乘客就离开机票指定的座位，去挑自己喜欢的座位坐。33 排只剩下了我和一个 30 岁出头的男人，他看上去很帅，是那种专业人士的派头，旁若无人，目不斜视，只埋头看英文《华尔街日报》，也许他是搞金融的吧。他似乎无意和我聊天。所幸国际航班允许抽烟，我抽出一支点燃后深深吸了几口，驱赶寂寞。只有烟才是永远陪伴你的伙伴，尽管它不声不响地要你的命。男女之间的爱也是如此吧，真爱，要用生命来供养：当爱到甘醇之时，生命已经悄悄流失了大半。我原打算利用飞机禁烟这三个半小时的航程，把烟戒掉。没想到飞机提供了一个宽松的抽烟环境，在天上抽烟的滋味似与地面抽不同，当然应该体验一下。也许人性就是软弱的吧，只要有个理由，我们就会放纵自己。比较起来，我自认为我还是有几分定力，至少没像周围的乘客一样去寻找更好的座位。他们像麻雀似的去挑更好的树枝，却不能带着树枝飞走。既然人生如过客，又何必去恋那并不属于你的风景呢。

我从书包里掏出川端康成的小说集看。书包里还有两部小说，一部是芥川龙之介，另一部是三岛由纪夫。这是我最喜爱的三位日本作家，把他们的书从行李里抽出，以便随时阅读。芥川龙之介的诡异奇思，三岛由纪夫的热血流火，川端康成的淡泊深远，为我勾勒出日本文化的整体底蕴。三位作家的文笔相去甚远，共同的一点是都自杀身亡。我想，他们在自杀的十几年前，甚至是几十年前，可能已反复思考过以自杀来达成对终极真理的追求吧。生前充满禅思的文笔正是来自于对死亡的深思熟虑。

“美，在垂死者的眼里呈现”——川端康成的话又响在我的耳畔。川端康成的唯美文学，是我此次赴日研究的课题之一，重点是他那篇《伊豆的舞女》蕴含的幽玄之美。

与我隔着一个座位那个旁若无人的家伙掏出打火机，打了几次没有打着。他想向我借打火机用，又不情愿张口，终于还是憋不住说：

“对不起，先生，能借你的打火机用一下吗？”

“当然可以。你的打火机没气了吧？”

“我看它的残量，应该能用到明天，至少够我在飞机上吸几支烟用。没想到它辞职了。”

我没想到他还有几分幽默。我把打火机送给他，说：

“这个给你吧，我还有一个。”

“谢谢，下飞机时我还给你。”

他把打火机的使用寿命算计到最后几个小时，其为人真够会算计的。他要是企业老板，工人非让他剥层皮不可。我笑着说：

“不用，你留着用吧。不过，我不知道它还能用多少时间。你在日本公司里工作吧？”

“是呀，我在东京一家大公司任职。这是我的名片。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他双手递给我一张名片。我也把我的名片双手递给他。他叫蒋文绍，博士学位，总合研究所中国课题担当。他这么年轻，就进入了日本负有盛名的公司所属的研究机构，不简单。

“幸会。蒋先生，这家总合研究所我早就听说过，出了不少关于中国的书。我看过你们出的书，可惜比较肤浅。”

他笑笑说：

“这就不错了。别指望日本人把中国研究明白，那是不可能的。”

“噢，原因出在哪里？”

“中国也没有把日本研究明白呀。在这点上中日两国倒是是一致的，对对方都不大重视，都不把对方列入第一研究课题。日本的一流学者研究美国，二流学者研究欧洲，三流学者才研究中国。研究经费也按这个顺序递减。中国也差不多是按这个顺序吧，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很少，同样是把对日本的研究放在美国 and 欧洲之后，研究经费更是少得可怜。连留学生都这样，一流的去美国留学，二流的去欧洲，三流的才到日本；学成归国之后所受到的待遇也是这样，从美国回来的工资最高，职位也高；从欧洲回来的待遇就差一些；从日本回来的被重视程度还赶不上国内名校毕业生呢。”

“你说的好像是这样。历来就把西洋留学称为镀金，把东洋留学称为镀银。银装是没有金装值钱呀。这也难怪，美国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所以中日两国都把它列为第一参照物吧。何况中日两国之间历史和现实问题又特别多呢。”

“方先生，我不知你怎么看，我觉得中日两国都中了美国的圈套。美国的亚洲战略是既不允许日本当亚洲老大，更不允许中国当亚洲老大，中日两国间的麻烦越多，对美国越有利，他才有事干，才能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才能充当亚洲事务总裁判。美国对日本的干预就更多，甚至不允许日本有独立的外交政策。日本简直就没有外交，外交路线唯美国马首是瞻，在外交上你看不到日本。21 世纪无论说是中国世纪也好，说是亚洲世纪也好，中日两国都必须摆脱美国的控制才能迎来新世纪，否则亚洲世纪的说法等于画饼充饥。”

“有意思，你的观点很有意思。蒋先生来日本多少年了？”

“我是 1992 年来的。当时邓小平南巡，日本兴起了第二波中国热，纷纷到中国搞合资企业。第一波中国热是 1980 年，我没赶上。我先在北京丸红商社当业务员，干了半年就来日本，先上

了一年半语言学校，接着考入了东京大学。毕业后就到这家总合研究所。”

“我猜想，中国加入 WTO 后全球会兴起第三波中国热。你的机会会越来越多。我到日本后，我还想请你多多指点。交个朋友吧。我找到住处，把地址告诉你。打你名片上的电话就行吧？”

“好呀，能和名人交朋友我很高兴。说不定以后我还要借助你的知名度呢。日本虽然是商业社会，但对学者相当尊重，对官员倒不怎么放在眼里。对不起，我的秘书在禁烟舱，我去和她谈点事。”

“嗨，你都有秘书了。你忙你的，一会儿见。”

蒋文绍到前舱去了。我接着看《伊豆的舞女》。

我有晕机的毛病，看书时间长了更晕。我合上书，揉揉眼睛，想给目光找个休息的地方，看一幅画或者一个漂亮的女人。我窃喜地发现，33 排靠窗的座位刚才才是空的，此刻却出现了一个姑娘，蓝色条纹职业妇女西装，膝盖上放着一个咖啡色的公文夹，上面放着几页文件。她右手拿支铅笔，在文件上轻轻地敲，陷入沉思，对周围的一切全不在意，更不必说觉察到我的目光了。我无法判断她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但她是职业妇女是不会错的，或许还是个部门经理。但她不会是老板，她太年轻，也没坐商务舱。商务舱的票价要比经济舱贵出一倍左右呢。

扩音器传出空姐温柔的声音：“女士们，先生们，在飞机左侧您会看到富士山。现在天气晴好，您会看得非常清楚。”她用汉语讲了一遍后，又用日语和英语重复了一遍。

乘客向窗户移动，所有的窗户都被人头堵住。只有她没有动，目光还埋在文件里。我想她一定是日本人，并经常乘飞机，从空中不止一次看过富士山，才不为这难得的机会所打动。我是一定要看的，站起来，走到她身边说：“对不起，我想到窗前看看富士山，能和你换个位子吗？”

她瞟了我一眼，没有说话，身体往后靠靠，意思是我可以探过身去窗上看，她就不挪动座位了。她漫不经心地一瞟，让我心荡神怡，甚至有些慌乱，她太美了，美得让我无法承受。紧张中，我碰掉了她手中的铅笔。我弯下腰去捡铅笔，身体压在她的双腿上，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水味真的使我晕眩。铅笔落在她皮鞋旁，她的脚踝玲珑小巧，让我心醉。我注意到她裤角和短袜都遮不住的左脚脖子上的一粒微微凸起的红痣。

我把捡起的铅笔还给她，不好意思地一再道歉。她微微一笑，头向后仰，似乎是给我多让出一些空间。我尽量不使自己的肚子贴到她的隆起的前胸，脑袋凑到窗前。机翼的前方，在朵朵白云下面，露出了一座平顶的等腰三角形的山。呵，你好，富士山。你头上戴的是白雪的帽子，还是雪白的围巾？富士山精巧的造型，仿佛是日本人工园林的杰作，精致、典雅、端庄、妩媚。我不知道日本人怎样理解这座圣山。在我的感觉她是女性的山，哺育日本儿女的母亲山，那向天敞开的火山口，不正期待来自上天的精华雨露与她美仑美奂的身躯融汇贯通吗。有专家预测，沉睡了三百年的富士山不久将再次喷发。我担心，不可遏制的激情喷发会破坏她几十万年斗转星移才塑造得完美无瑕的身影。激情总是带有杀伤力，所以当我们遭遇激情时才会本能地产生恐惧吧。

富士山还没消失。我不好意思继续半压在她身上，道歉后离开她，回到座位。她对我的道歉似乎并不注意，又全神贯注地看她膝上的文件。在美的面前我本能的怯弱，让我有几分懊悔，也许趁机坐在她旁边的位置上就能和她攀谈几句。既已离开，再过去就未免有失君子风度。况且她是日本人，可能不懂中国话，我的日语又只限于会说“丝麻塞恩”、“撒油那拉”几句问候语的水平，坐到一起又能说什么呢。但她的出现使我内心欢愉，这对于我已足够了。